萬有文庫

第一二集預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賽德奧

(五)

荷馬著

傅東華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奧德賽

卷十六

迎小主忠僕報佳音
換衰容王兒認親父

那時候曙光方現，
茅屋裏牧豬奴主客正舉火作晨餐，
自餘人都已驅豬出野間。
那看守豬圈的羣犬，
已把武褲馬卡斯的影蹤警見，
只並不嗥鳴作故態，
卻羣相搖尾迎前。
攸力栖茲見狀心稀罕，
又聽得步履跫然，
乃向那牧豬奴悄悄言：
「攸米阿斯，你必有良朋蒞止，
抑或是熟人到此；
見羣厖並不鳴吠，
卻只迎前搖尾，
我聽見足音已漸邇。」
這話兒說猶未竟，

他兒子早已佇立在前門。
那牧豬奴一見大驚，
不覺得落下手中樽。
他急急奔前迎主人，
將他的面顏雙目雙手一一都親吻，
淚珠兒不住長淋。
譬如人有獨生兒遠在異境，
十載分離已長成；
一旦相逢悲不勝；
彼時那牧豬奴乍遇小主人，
也正有這般情景，
好像他死裏得逃生，
將他擁抱在胸懷，周身遍親吻；
嗚咽着將言進：
「忒楞馬卡斯，你是我雙目的光明，
你今日居然返鄉井！
自從你航行派洛斯，
我一切希望都泯。
好孩兒，你且進，
讓我把你這遠歸人看個分明，
聊以慰我的心境。
我們這裏田間牧豕人，
你須得少光臨。
你須得長居在宮禁，

好監視那求婚無賴人。」

於是審愼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老人啊，你這話我自當遵。

我此來是爲省問，

並探聽我母親的音信，

不知她是否空房仍獨守，

抑終被他人引誘變初心，

致落得我父床幃更無主，

徒教蛛網叢生。」

於是那牧豬人乃應聲：

「你母親依然苦守在宮庭，

可憐她宵長日永，

常教淚眼送晨昏！」

說着，他接過忒楞馬卡斯手裏長矛一柄；

那王子跨過石門，舉步內進。

他父攸力栖茲見他走近，卽便起身，

讓出了他的坐凳，

那王子急忙阻止將言進：

「客人啊，你但坐，莫勞心。

這是我自己的田園地境，

不愁無處可容身。

這老人，他會給我一坐凳。」

他說罷，他父便仍復將身坐定。

那牧豬人堆了些青綠柔薪，

鋪上了羊毛一領，
權作王兒的坐凳。
於是捧進了炙肉數盆，
乃是前宵所賸；
又把麵包裝入筐中進，
把藤蘿椀將酒調勻，
這纔與攸力栖茲對面坐定，
齊把面前酒食進。
迨至既餐亦既飲，
忒楞馬卡斯乃對那牧豬人問訊：
『這客人來自何方？
他到此途中怎樣航？
可曾把姓名言講？
我料他不是徒行到此邦。』
於是攸米阿斯將話應：
『孩子啊，我願把實話言明。
他自言低原克里特人，
卻曾流浪到無數名城，
自以爲命中注定。
後來他從提斯潑洛西亞人舟中逃脫身，
來到我這地境。
我今將他交給你，
聽憑你如何安頓。
他說要向你求爲托庇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老人啊，聽你言怎不令人心惻隱？

可是我怎能帶客到家安頓？

我如今尚自年輕，

當日受人凌辱甚，

如今能否把冤伸，

也尚且不能自信。

況我母用心難測定，

究不知她顧念孩兒仍自主家庭，

尚依順國人輿論，

未曾把我父床幃污溷，

抑已受他人厚財誘引，操守難終竟。

只是這客人既已到我國境，

我將贈彼衫袍各一身，

並一對繩鞋，一柄雙鋒的利刃。

他若還不願久留停，

我便隨他心願送他行。

只若你願將他留在田間供使役，

那末他衣食所需俱由我供應，

好使你負擔稍輕。

至於那些求婚無賴人，

我不願叫他接近；

因此輩暴戾强橫，

恐對他侮辱譏嘲令我難忍。

爲的是，縱教人強力多能，
也無如衆寡之分，在勢不能取勝。」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乃作聲：
「朋友啊，我料也有權將話應；
我聽你方纔所說，
那些求婚無賴恁強橫，
敢這般擾亂你的宮禁，
不由人氣憤塡膺。
只是你且言明：
這是你忍受甘心，
抑或是天意如斯，人心不順？
想人當急難，無如親弟兄；

你如今是否弟兄們不肯將心盡？
我倘然似你年輕，
體力與雄心相稱，
倘然那攸力栖茲是我的父親，
又倘使我便是攸力栖茲，終歸鄉井，
（因爲這希望至今未可泯，）
我便立與我仇人拚命，
若不是他們先斷我首領，
便是我做他們的大禍根。
我明知隻手孤身，
衆寡之分，斷難取勝，
也寧願死在自己的宮庭，

不願再目覩那種不堪行逕。
你想他們侮辱了嘉賓，玷汚了宮嬪，
糟塌了美酒，浪費了食品，
不知這局面何時方終竟！」
於是審愼的忒楞馬卡斯乃將話應：
「客人啊，既蒙你替我氣憤，
請聽我把情由說個淸。
說起我國人，對我素來無怨恨；
我也無從怨弟兄，
原來我家裏命中注定，
累代來一子單承。
我祖雷厄提茲是獨子，

阿塞蘇斯之所生；
我父攸力栖茲也乏季和昆。
他只單生我一人，
又不獲膝下娛親。
由是我家便爲狠毒小人所佔領：
原來我邦的隣境，
有奢辛沮，沙米，杜利嶔，
那其間當權的貴族，
與夫我本地的威勢權臣，
羣向我母氏求婚，
因而糟塌了我家庭。
她既不敢拒絕他們的求請，

又不敢索性應承，
把此事落個究竟；
他們於是在我宮中恣饗飲，
行把我家財銷蝕盡，
並圖收拾我的性命。
我至今別無計忖，
唯有仗神明默佑在冥冥。
只是老人，須煩你速向我母親報個信，
說我已從派洛斯安穩作歸程。
我在此等候你的回音，
你須得要機密謹慎，
切不可洩漏風聲，

爲的是，圖謀我者大有其人。」
於是牧豬人攸米阿斯將話應：
「你所言我已悟領，
更無勞囑咐叮嚀，
我原來不是愚蠢。
只還有一事須請說分明：
我此去是否該與你那可憐祖父也報個信？
想當日你父親出外長征，
你祖雖然也憂悶，
卻尚能親到田間視省，
腹飢時，也尚與家人同食飲。
及至你向派洛斯黑夜潛行，

一去杳無音信，
他從此飲食無心，
也不復到田間視省，
日唯孤坐着歎喟呻吟，
但見的骨瘦巉巉日消損。」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乃答言：
「我祖父眞也可憐，
只如今唯有聽其然；
因若要稱人心願，
那末第一件，便須盼我父立即歸旋。
你此行須要速去速還，
莫再遠道兒去尋我祖到田間。
你只消請我母親差一侍兒將信轉，
卻仍須機密爲先。」
說罷，他打發牧豬人即刻前行，
牧豬人紮上繩鞋自進城。
唯時密涅發神已知信，
便幻作個頎長美女降落自天庭。
她在茅屋門前站定，
故使攸力栖茲警見容形。
忒楞馬卡斯卻不見她踪影，
爲的是天神隱現可隨心。
彼時羣犬也已見她臨，
卻都不敢嘷鳴，

只悄作嗚聲潛避遁。
那女神獨向攸力栖茲丟眼色，
他心中便已分明，
急忙走出了中庭，
越過離門出外迎，
便聞她發語叮嚀：
「機警的攸力栖茲，
雷厄提茲之所生，
你如今可把眞情對你子說分明，
休再對他瞞隱。
迨你把處死求婚人的方略定，
便可以和他同入城。

我自己也當不離左近，
爲的是這場決鬬我也甚關心。」
她說罷，便用金杖點他身，
那攸力栖茲，霎時間變得衫袍潔整，
驀地裏魁梧英挺；
面上容光亦煥發，
兩顴肌肉忽豐盈，
頦下虬髯似載生。
如是的換形既竟，
那女神便高舉返天庭。
攸力栖茲仍把柴門進，
他兒子一見大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

雙目低垂不正視，
好一似敬懼神明，
久久方纔敢作聲：
『客人啊，你一霎時似乎換了個人：
你的衣裳已潔整，
你的肌肉已豐盈。
你定必是管天庭的一位尊神。
我們如今求你賜恩！
我們也當報德獻犧牲，
並獻上精良金器皿。
總求你格外憐矜！』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我並非天上神明，
你怎可將人比作神？
我就是你的父親，
你因思我日憂心，
在家中忍受欺凌。』
他說罷將兒親吻；
縱平時常把淚兒能強忍，
到此也被頰淋漓不禁。
可是忒楞馬卡斯心中猶未信，
因更覺言詞對應：
『否否，此事令人難信！
你不是攸力栖茲，

你不是我的父親。
你必是天上神明來騙我，
使我愈加哭泣愈悲辛。
你方纔襤褸老耄，
忽爾似天上神明，
想這般老少得隨心，
世上人決沒有這樣神奇本領，
除非是有神默助在冥冥。」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言：
「忒楞馬卡斯你如今在親父面前，
須不應過分驚奇，心懷疑念。
包管你不會有第二個攸力栖茲出現：
攸力栖茲便是我，
你如今親眼目見，
我在外久經困苦頗連，
到於今二十年頭方得旋。
我方纔忽換容顏，
乃是密涅發尊神使變；
只因她神通無限
所以我方纔老耄襤褸如乞丐，
忽變作衣服翩翩一少年。
原來是世人榮辱予奪總由天。」
他說罷將身坐下，
忒楞馬卡斯手環父頸淚如麻。

父子二人悲情難復壓，
大慟嚎啕聲至嘎。
譬如那彎爪的鷹鵰，
有雛兒巢中未長大，
忽被農夫偷竊去，
便不免啼泣呀呀。
牠父子彼時不住唏噓將淚洒，
正是禽啼不亞。
若不是忒楞馬卡斯忽把話兒插，
料應到日落西山也沒個休罷。
他說道：「父親，是何人將船送你歸鄉井？
那船上人曾否留名姓？
我料你決不是徒步作歸程。」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講：
「兒呀，待我把實情說與你聽。
送我歸來的是菲細安人，
海上行舟素有名，
也曾爲他人方便送歸程。
我在船中一夢未醒，
他們已將船渡過滄溟，
送我到伊大卡的地境，
並贈我巨量金銅和織錦；
我奉天神之命，
已把牠們在洞裏貯藏惟謹。

我今幻形獨到此，
乃是遵密涅發神之命，
欲與你把殺敵計謀商定。
你且言那求婚無賴究有若干人，
並細說他們的流品，
使我心中有個計忖，
好決定是否我們單獨所能勝，
抑須覓他人幫襯。」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父親啊，你誠然素日威名四震，
也知你是個戰場的勇士，帷幄的謀臣；
只聽你方纔議論，

覺未免誇張太甚，令我心驚。
想他們人衆可成軍，
又是一個個驍勇無倫，
你我二人怎能與彼爭強取勝？
原來那求婚無賴，
非僅是一二十人，
待我算來你聽：
由杜利嶺來者計有五十二人，
外有六人從侍隨跟；
由沙米來者二十四人；
由查辛沮島來者二十人；
伊大卡本地十二人，

也俱是素有聲名；
此外尚有那作承宣官的美登，
與夫那神聖歌人，
還有二從人擅長烹飪。
倘若你我二人單獨和他們拚命，
我怕這段深仇報不成，
反不免自遭不幸。
所以你倘須求人幫襯，
你且想誰能出力效忠誠？」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待我說來你且聽。
倘若得密涅發和那宙斯神，
聯合着幫助我們，
你想是否更須求助他人？」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若得你所說那天上二神幫襯，
自然是上好的援軍。
原來那二神管轄羣倫，
天上人間俱聽命。」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一俟我們到宮中與求婚人開鬨，
那二神便會來臨。
只是你明日早晨，須先返宮庭。
我隨後仍幻作老丐模形，

着那牧豬人領我進城。
你倘見求婚人對我肆強橫，
須得要竭力熬忍；
即使他們曳我脚跟拖我出門，
或把箭頭向我扔，
你也仍須熬忍莫張聲。
你只可用溫言勸阻他們，
但說莫把事兒做過分。
只是你的話，他們自然不肯聽，
爲的是他們的末日已來臨。
還有一言你細聽：
一俟那密涅發啓發我心，

我便對你點頭示信，
你便把庭中兵器挪移乾淨，
拿到後宮去庋藏嚴謹。
倘若那求婚人追問你由因，
你便用溫言權且蒙混，
只說：「我欲免牠們再被煙薰；
因牠們比起我父出門時候，
已完全失卻光明，
都只爲爐煙太近，
故所以積垢蒙塵。
且我恍曾受天神示警，
只覺得甚可擔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